



星湖僊說十

人事部

原卷十七

廿九

1489
17-2



1489
17-12

星湖僮說

人事部

誣毀退溪

守陵官

喬一琦李暉

鬼神情狀

變法

鬼崇

追服

郡邑官隸

自稱小人

文治武備

廉貧

鄭處士

索牛

北狄

木德去商

揖禮

飽暖

神惠

廟樂

生員

刑法論

六蠹

翻棺偷屍

帶

星湖僮說

題名山寺

薦桃

食肉

遵先生

籩豆之實

京所

茶時

夢感

醜惡之言

紅衣

廳不南向

書筵進記

奴婢

遲留重罪

宮僚不補臣

試園

箕子田

知國知天

頑民怨天

法禁

刺齒

祭奴文

寃婢作妖

右手受盃

不尚族姓

簡拔王氏

元耘谷

吉注書

勲閥之家

仕宦移人



星湖僊說

人事部

誣毀退溪

世之蚩人多傳退溪喪內有子不知言之根目也昔 仁祖之
 世李文成從祀議起 上斬許且曰彼有喪內之子筵臣願聞
 其所以從 上曰其門人李貴言之崔相鳴吉曰此謂李滉也非
 李珥也承旨韓必遠曰此鄭仁弘之誣也時嶺儒聚議鄭蘊沮之云云
 錄退溪生子年月而證之崔疏又云疏儒聚議鄭蘊沮之云云
 於是桐溪疏又上曰某年有某甲云嘗過某地有人倡言退溪
 實喪內有子而不諱過至於上達所以為賢其陽尊陰抑情態

可惡云云臣聞此竊慨其士習之渝薄臣又出入仁弘之門二十餘年仁弘之凡所以害李某者無所不至未嘗一言及此臣又何曾沮止儒士之公議以此推之他說皆未可信此事載崔相遜川集鄭桐溪集余未記全文只錄其槩如此蓋此言崔之前已有之不過中間搆毀者所為嶺以南則寂寥無聞故鄭仁弘之忌克而不曾搭在牙頰也退溪之陽春氣韻無所惡於時莫不覲德而心醉猶不免豺牙蟻弩陰蔽暗射至此可以見世路之艱難今以中智庸材欲過防而全身名者將無其術矣

守陵官

國恆有守陵官侍陵官本於漢之宣陵孝子朝臣為守陵官宦

官為侍陵官被髮居廬一如孝子因以致富陞秩遂為人之窺占身為人臣服斬守墓分固宜然何必如孝子顏樣乎漢之宣陵但聞拜即亦未知處之如何彼童幼微誠賜與之足矣不必一聽其言立無名之位也高麗恭愍十六年以宦者申小鳳守正陵三年加密直使賜忠誠節義翊衛功臣號正陵者魯國公主墓也是時王追念公主手寫其真日夜悲泣三年不御肉膳凡為公主者無所不至遂有小鳳守陵之舉仍成俗不廢至後世則宦侍不拜官故有侍陵守陵之別而非先王之禮也考古者宜知之

喬一琦李擘

戊午深河之役監軍游擊將軍喬一琦作寄其兒桓書付我國軍官墮崖死其書略曰文臣武將以社稷為戲一味循私致屬國喪師吾監督其軍不敢離謹於三月初四日西向叩謝皇恩自裁於家哈嶺上兒可傳與相知并親以意奏知聖明其家口在京可求赤城薛道尊分處還鄉云云覽之令人潸淚其壯烈如彼而中未必知也當時幸有從事柵中日記而知之古今志潔事泯若此類又何恨寧不悲乎又如壬辰之變虞侯李曄被虜於清正送于賊魁李距躍示勇乃館之於大藏家衣以錦綺曄出曰何汝錦綺為乎留四月結壯士解俚語者散賊魁所與銀買船西出大藏者覺之追至備後之士毛及之曄引劔自刺

刃出背後而死此亦幸憑姜睡隱着羊錄而知之即喬游擊匹儔耳

鬼神情狀

氣聚成形魂游為鬼有人則有鬼必然之理也其聚也有固不固久不久之別不固而速化者易散固而久者其散必遲特少遲未有恒存之理此未可以測度故必有先事之禮齋戒者所以感而致之也人謂精誠所格物無不應此將以何為證人有德惠因極萬人祝禱未曾見壽福之增添也祭之日思其居處飲食笑語心心在此必見其所為齋者此特幻像而非真如思夢者夜寐必見彼豈感此來入其夢乎何以異是然鬼神者形

滅而氣存人之致誠亦以氣為用死生雖別氣無所不通如磁石引鐵氣相近也石氣煉鐵十年未沫南北不差况先祖後孫之同一氣耶今以鐵匣藏鐵以石稍近石靜鐵靜石動鐵動鐵匣不能礙阻所謂同氣相求者於此可明易曰知鬼神之情狀謂之情狀則神識猶在也其喜怒亦與人相類苟不慎戒而物不罄芳器不整勅意不誠勤事不肅敬人亦恥而不食况鬼神耶其饗惟在潔精不繫豐饌飢飽之間一點污穢則方丈為虛設或非理辨菡又或艱辛見於色則君子必以之逡巡却退鬼神無枵腹貪饗之理固異乎飢渴之飲食其望望然去之也斷矣今之人或身燻葷穢意衰淪飛骨董雞陳而曰庶其饗之遠

矣哉惟忌日不飲酒食肉者一日之間以喪禮處之也不忍於甘味也非與乎齋戒

變法

法久弊生必有革理之常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若不革魯弊何以有成孟子曰子知管晏而已矣若不革齊弊亦何以興王魯齊雖周公太公之餘比如厦屋歲月滋久柱棟蠹朽將有覆壓之憂說者曰苟使拙匠為之毀折反甚寧不若拄撐苟延也此說雖似有理然居其中者即吾至尊至愛之人而崩頽無日則豈合犯安而冀幸其一朝耶無寧思所以改易而為永遠之圖也蠹柱朽棟宜架漏牽補所謂以

支遮我昔衛鞅變法而強秦其人為可戮也王安石變法而無
成為世懲創自是人皆搖手諱言一功為偷安之計或有大膽
容喙則十驚九怪疑若是歧首八臂非世所有之物為俗之難
曉如此其或議論濶大更張無漸踈遠敗事固亦有之坐是而
不知更有嘉謨至論可以拯拯焚溺則矣可哉朱子亦曰本朝
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以來朝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
事歸之馴至天下弊事極多此訓儘可商量如李王諸公當時
建國不久綱條未紊猶可從容安坐而致理也至於後來汎汎
在漏船上者拱手失舵猶不容副手梢工一語規畫則宣不為
岸頭人損神耶今我國之事殆亦近是國朝以來屈指識務惟

李粟谷柳碯溪二公在粟谷太平可行碯溪則究到源本一齊
剗新為王政之始志固大矣然如田之畫佃京司率眷之類必
將有礙阻難舉者結負之稅連直之規猶可以辦事無虧何必
如此也如粟谷之監司久任小郡合大奴不從父等說一一中
竊何憚而不舉惟改貢案一事畢竟施行猶有賦輕稅重之歎
自是力量不大措置局狹故也苟使粟谷碯溪為之必有可觀
也今碯溪隨錄中種種各論無一舉以試之古今志士之用心
終無奈世人何耳

鬼崇

余少遊湖中之某郡此地有善治鬼崇者病鬼者亦極夥余謂

地多病鬼風氣之異耶荅曰非也非此之獨多他郡同然而人不之覺也凡鬼之情狀類人有如劫盜者有如穿窬者不但人之忌鬼鬼亦忌人病即發露者劫盜之類也隱藏偷弄者穿窬之類也凡形症之乖常八九是鬼也或有隱藏十數年始發者或真元壯實鬼自舍去或不知為鬼而終至致命者亦多甚可哀也適有士族女子年少淹病食少而肉不消醫云此鬼也乃鍼刺而挑毆之鬼乃吐寤言語響荅千怪百幻詢之則十年之前衆坐燈下忽驚怖投人然十年之間無痛恙也醫又云此其祟也庸醫診視不明徒拘於痰病似邪之語枉了人命不知幾何矣余又思之人之營衛虛窠日覺每下時氣乖戾亦日覺增

添邪因虛入理宜益多也鬼有知覺好欺戲人藏巧設奸惟恐不陷誰得以究詰之也苟治之失方其不入圈套者鮮矣且鬼心遮掩其所祟之經脉變幻症形庸醫徒以攻之如寇在東而攻西元氣日斲而鬼窟彌牢不復可治也此雖療病之術而如末俗細詰謾人者有時亦相類故記之

追服

不肖生於辛酉明年壬戌六月先君塋于西塞之雲山郡今頭白不死復見六甲環復俯仰滄淚隱若新遭喪也聞某郡某幼孤及喪年素服居墓舍但不立廬墓之名殆朱子所謂意亦近厚者也士友間稍有慕效未問者數人余謂此事恐不宜專非

也亦嘗考退溪李先生年譜先生生於辛酉至明年壬戌六月其先考塲恰與不肖事類先生不曾如此行之又嘗言追服之非是此為可掬之地夫幼不裹服六十年間莫非人子之至痛今已踰不毀之年而哭擗伊始亦恐非宜未知識道理者以為何如也

郡邑官隸

今之胥徒祿不足以糊其口况仰事俯育耶且列郡各有奴婢胥使忍驅終歲而無休息余每逢宰邑者輒問官府奴婢家無謀生之隙果何術不死而得生亦無有能答者也人非財不生財非天降意者憑依官威歛奪於民乎古者庶人在官者其祿與下士同莫不有以代其耕也今祿不足資活而又使之一不

歛民則死而已矣豈不哀哉是以近世為宰者或威勒胥吏使不得措手則民稱明察而吏必有流亡者也反是則吏得其便民不聊生將何以取衷二者要無善策焉耳然彼胥徒者廉隅無用奸媚為能一弛衝勒百道閃弄不可復制須緩其役而錫其法方是吏與民俱安也余鄉居多驗之為政峻猛固招怨其緩弛者尤有害一人稍弛而羣吏代猛矣抱朴子曰當怒不怒奸臣為帑當殺不殺大盜乃廢此矣獨小邑為然哉

自稱小人

尊貴之前自稱小人古亦有之左傳頴考叔云皆嘗小人之食之類是也今之俗武弁之於卿宰庶官之於議政皆稱小人以

位言之小人即有位者之反廢官亦位也何可曰小人以人言之即君子之反謙卑雖至亦不當以惡名自稱也退溪曰昔姓其人每自稱我時人目之曰吳我或者於官長前稱小人亦甚無理某一生小人之稱不出於口古人必自舉其名蓋稱我涉乎不恭然已成大同之俗粹不可革而或於交際自舉其名反以為賤也且今即僚之於官長稱郎廳外官之於監司稱縣監縣令此亦不可比官長見稱之辭且然非所以自道也若於尊貴前通稱下官無官則稱小生無所不可耳

兄弟友愛

近世李參判泰龜判書徵龜兄弟數人同居一巷友愛彌篤俱

享壽考而終身庭無間言余訪於人得其一條乃相與約信凡減獲各有好主役使訶罰不相管攝此已得其要也蓋減獲之役於主無此苦勞一主尚難仰使况其他耶其不甘心也斷矣然管攝不置則譏間所以起婦女私勝而信謗易以浸潤夫婦居室終不為所動者幾稀其居中往來減獲而減獲不相干所以雍睦也此矣獨兄弟為然處親戚鄉黨莫不如此若李氏者可以為法

沽酒市脯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今雖以傷人為鮮然只言酒脯不及他他或食之美酒脯可以預需之物然而心不能復更必欲沽市是

苟食也聖人不為此特以居常用言也若其不得已者又何可不食也如賓客適至貧室無具則沽市為饗恐亦不免詩曰有酒醕我無酒沽我人情之至到而聖人不剛亦可見矣小學載溫公之言曰客至未嘗不置酒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朱子亦必不以為悖矣

文治武備

文治武備不可以闕一有武而無文固亂矣然夷貉亦能約劑綱紀立國傳世矣有文而無武亦不可居矣今天下善才或少而不善滔滔強吞弱眾暴寡窺旁伺力可以奪之則奪也小國猶或恬恬而得迤至於有天下者如置罟於水中苟容隙穴

水未有不入之理其彌縫防禦皆武備之力也不能居安思危狃習撐度一有兵戈迤頸受刃豈不哀哉而況今之所謂文吏不過操筆搦句作秦不管楚不屬底文字幸以得之便傲然自大奴視武弁武弁者既失柄用又弭耳搖尾徒以媚悅財賄為平生路經一忝宰帥百道剝割民受其毒是則廉不增榮黷非衰名故也孔子謂去兵而存信以載道之文則非武之所可擬以今調賦之文則武猶捍邊文之斷喪民俗反不若不文而全其純愚之性之為愈矣故事與實乖反文與武作仇久矣一朝有事果何處得避風躲箭之地巧遁於危死耶然則不若兩合為一卻敵之禮樂詩書非文而諸葛之折衝樽俎非武耶今之

文臣有試射而武臣無講經文臣任將帥而武臣不與榮顯何哉凡為國之道諷一而勸百擇其尤者大臣薦剡引入要津雖吏禮曹諸官壹負皆許又設殿講法如今儒生例取若干人與文臣同用則才不屈於一偏而貪穢之俗可變矣上得其歡心而緩急可以賴其力矣

廉貪

國賴於民民靠於財財竭則民敗民敗則國破非難喻也上自紳珥至章甫儒士誰不道優民裕財然未有一政之斷行也裕財繫乎禁貪貪非徒得即剝民而益己也若導民治產而不傷其力則不待損上而彼自有謀生之智矣禁貪之方不獨大字

而懲罰亦在乎鼓勸廉潔俾有觀效國朝以來選清白之吏不過若干人朝廷每有錄用其子孫之命惟鑽竅干謁者或沾一命餘悉餓死於蓬蒿之下今以所覩記余里中有官高而與於清白之選者惟其廉故貪貪故子孫流離又無網終私運迄百有餘年之間不得廁于寸祿之典而填丘壑殆盡矣視當時培克浚膏多聚美田宅增氣養譽交遊攘臂而議於世登膺仕食厚祿者其利害之相去不啻天與壤也今世職吏之法亦嚴矣子孫至於禁錮然是徒法也試者大僚細官莫不屋宇高明減獲肥澤未聞有一人罹憲而終者何哉若曰舉一世而水蘓則不成說意者漏網之衆乎今宜三十年一選廉吏依古圭田計

下士一家產割田以與之使奉其祀限親盡而還收凡入選者不待銜求逐名尋求補才調用簪纓不替如是所以補矣不然一時咨嗟之廢不足以貽永世切骨之苦飽德忘飢恩言挾續而苟無實惠終不免為凍餓而死也人其可欺乎

鄭處士

以書慰死家禮有書式人無賢愚使子房依式寫去未必皆親自閱視恐涉不情也鄭處士遐齡安東人其先祖某卽寒岡門人云嘗至京漢兄房造焉後漢酷罰罪苦鄭之子適在京未及通問而亦依式寫來鄭聞之別治書來云迷兒徒知情分之不可廢缺而不知義分之不可虛假此以其心億之也無伴不聞

固也不聞闕慰勢也飾邊幅之禮非用情之道遂事不欲說不直則義不見茲以實告而固質焉或以為不為子隱則是懼矣此亦篤行之士也嶺南美俗亦可見京輦雖曰王化所根曷嘗聞此等言語耶伯高之喪冉有撰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聞之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處士亦行古之道也

索牛

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及註索求得以用之也然則此非特殺之牲或得之君庖皆可用於庶羞也王制庶羞不踰牲註祭以羊則不以牛為羞此鄭氏之誤也以下文例之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此云庶羞者指生人

之食也明矣祭之用牲庶羞包在其中豈復有相踰者耶註申禮亦曰此轉訛謂求得牛也私室而殺牛豈理也哉然而分明說大夫索牛其得之君庖也敝據禮私室之祭亦敢歸俎於君君養賢則亦使其繼肉况大夫之祭而豈無餘庖之可及乎不然索牛何從得之愚謂如今之京外官庖國家之所許者便是君之所賜求買而用之於理允愜矣且曲禮養老八珍之屬多用牛若一切不用此亦安出今人居常充其嗜欲獨曰祭不可用者惑矣鄭困齋讀朱子書至壯而食其力老而屠之之語感歎遂不復食牛肉此矯枉過直也朱子雖慨人之無仁而未嘗不食牛生既不食則死亦不當祭矣而可乎由此推類如鷄犬

撫愛飼育朝暮親近而殺之不恤可乎

北狄

中古之時北狄有凶奴東胡二種凶奴之西有月支諸國而宕昌党項之類卽三苗之後也東胡之東即靺鞨室韋諸國也凶奴之後為回訖赫連其別部為突厥鉢勒突厥別部為沙陀鉢勒別部為薛延陀也東胡之後為烏桓契丹其支為鮮卑鮮卑之種極繁吐谷渾為遼東鮮卑宇文為遼東塞外鮮卑禿髮為西鮮卑乞伏為隴西鮮卑拓跋為別部鮮卑其吐蕃在吐谷渾西南則似是凶奴別部也其見於杜佑通典者如此三才菴會云北胡種落不一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曰凶奴唐曰突厥

宋曰契丹自漢匈奴盛其弱也烏桓興漢末則鮮卑滅烏桓後魏蠕蠕強其滅也突厥興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其別部小者曰蒙古後蒙古盛入主中國其說有不同者然匈奴之外復有東胡烏桓契丹近東則分明是東胡之後何可指契丹為匈奴乎自元以後蒙古最盛兼并北漠故自沙磧至遼東塞皆稱蒙古至如晉之五胡氏是西戎羯是匈奴別部也

木德去高

記曰右徵角左宮羽不用商人謂珮玉石聲也高主石故去之余謂凡五聲三分損益宮徵高而角羽低商居其中不宜於左右故珮玉去之皇明黃佐鍾律論曰周官旋宮之樂禮天神則

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禮地祇則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禮人鬼則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未嘗及商者避其所克而已鄭玄謂祭尚柔商堅剛故不用若然珮玉曷為不用商也唐趙慎曰周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今唐以土王請加商去角也宋以火德王當去羽音國朝以火德王天下與宋同避也但商者於行為金於方為西於色為白於味為辛一不具則不和且聲氣之元祖於黃鍾之宮宮土也假使德運配水則可以土而成耶且鍾鑄金也周人何故不去也愚謂凡樂金聲而玉振之王亦金類其始終如此故四聲皆以金玉而不復別立金調也

別有所著不贅

揖禮

余昔過近邑有守宰有事道傍據繩床坐卒隸亦無呵叱然官人露坐義不合躡而過便卽下馬其人亦下床平伸拱手揖余余荅揖而行訪之則乃御醫權聖微也余思彼非士大夫中人而尚有禮如此何今俗之薄也國之衰亡必先毀禮可慨也已

飽暖

今之為士者多安坐而衣食惟恐其不飽暖或至侈糜無節子曰飽食暖衣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此未必指博奕之反勝飽暖之害甚於博奕博奕之害止于已飽暖之害及乎人農夫疾耕蚕婦苦織不能自庇而任弊于無

所用心之人豈非可惜也人辟而不存此念百姓必有多小受其弊者詩曰為絺為絺服之無斃必手自勤苦而後方始安意則其他日用之不出於己身者有不敢違寧之心可見尊貴而尚有如此况於匹夫哉每誦詩至此輒覺一粒一縷分莫辨

神惠

退溪李先生居鄉縣校行釋菜禮必使校生致胙先生具衣冠盥胙于堂拜於庭下乃升校生執盞跪先生受盞跪飲先生復跪送盞校生受盞跪飲也夫敬神之惠其禮亦勤矣宜後學所遵凡人家祭先之分餽亦合致敬聖人於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敬其祖先同於已親也今世俗都喪猶或時有可以追想者

每祭罷婦女必以餘餽分饋姻黨所至之家又必米穀酬其來使以為例他物則不然敬人之神如此况於其先祖耶又祭肉出三日則聖人不食註云不留神惠也禮君賜食必正席先嘗則必頌之矣神惠之不留亦猶是也然人家或留而不頌為日久之需甚不可也過數日不食欲其不留也不留然後賤隸亦可以咸沾神惠矣

廟樂

古者廟名異主如天子七廟則七主矣世次迭遷親盡當祧則以昭穆藏於世室之夾且祖有功宗有德則不毀其廟如殷之太戊武丁周之文武世室及宣平是也凡祭必有樂其禘祫享

于太祖之廟則用太祖之廟樂如時享有事於七廟者亦必各有其樂而周頌三十六篇其指意分明思文是后稷之樂天作是太王之樂清廟維天之命維清雖是文王之樂時邁載見武酌桓是武王之樂昊天有成命閔予小子訪落是成王之樂執競稱武王及成康則恐是康王之樂註謂祭武成康之詩其義未明以武成之德享康廟則可以成康之德享於武廟則不可又若成康既祧成祔於文世室康祔於武世室更何處歌此詩以享之耶故賚補文武之德則亦享武王之樂非與於文王也然則周家成康以後二十九世不應享祀而無樂其一時制作無意義可傳者太史氏不傳聖人剛之後世無得而考焉耳其

他時贊歎后稷至文武功烈者極多夫二雅皆太史小史之所
掌以為樂歌者也有事于其廟宜歌其詩此豈但燕享之所用
多是禘祫之樂也歷考前代漢唐及凡有天下者莫不世各異
樂至遼金元及我東高麗亦然惟皇明雖無異樂之證亦不見
合用之文典籍未廣余無所證明矣其在我 聖朝自太祖以
下迄為不祧凡八世若果各用歌舞則咸謂難於卒事然歌誦
大業在禮宜然其功德炳煥不容但已者何可以倉卒而遽廢
乎又若祖先之樂宜施于後世則周家成康之間緣何有許多
篇乎於不可已而不已則又不宜可已而不已矣今見於周頌
者皆不過數句奠獻之間其儀亦多用此絃歌恐未有不反之

歎今龍飛御天歌卷卷大篇不可以盡奏節用數句終欠完辭
宜別有歌詩如頌體似無難行之理據五禮儀諸芻一室登歌
作保太平之樂保太平之舞次諸各室酌獻如上儀樂止可以
見矣今之時禮既湮蕪於樂矣論

生員

今俗無位之士生稱幼學死稱學生其義非也士皆隸於學校
生獨非學生乎且白首不官猶為幼學不可也學生者學中諸
生之員也稱生員恐不妨按喪服子夏傳曰大夫及學士則知
尊祖矣疏謂鄉序及大學小學之學士雖未有官爵以其習
知四術聞知六藝知祖義父仁之理故敬父遂尊祖得與大夫

之貴同也如此者與庶人有別古道即然而亦稱學士宜國家待之有異禮也

刑法論

諸葛武侯有言寵之以位位極則殘煩之以恩恩過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并濟上下有節此武侯一生精神也楊廷秀得之演為刑法論一篇云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折也故懲者法之義折者法之仁義行故其仁不窮仁行故其義不數義數則民怨仁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而刑者數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而生於仁之窮民至於怨者不

生於怨其刑而生於狎其法夫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惡熱也然而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恩之所澁銷寬甚者猛之所自起也斯亦善發揮矣易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幸也小人畏法而不畏義者也小而不懲必至於大罪雖小不踰若鐵關之在前犯而屨校十目見知故懲之乃所以生之也荀子曰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陵遲故也苟無限截彊脅弱衆暴寡智詐愚勇苦怯仁息不復可以制之矣

六蠹

人無奸濫天下何由而不治奸濫生於財不足不足生於不務

農農之不務其蠹有六而逐末不與為一曰奴婢二曰科業三
曰閹閹四曰技巧五曰僧尼六曰遊惰夫商賈者固四民之一
而猶有通貨之益如蓋鐵布帛之類非賈不運也六者之害甚
於盜賊奴婢之傳世亘古今通四海無有者也無德不才而不
思敵為坐後減獲遍走推覓猥劫傾產使之失所乃已也凡文
藝之無所補於世道身心者莫非害事應舉儒士緩於孝悌拚
棄生業竟歲終日含毫費錢不過斷傷心術之伎倆幸而得之
則便自高致奢恭無度剝民以充其願慾也且其間僥倖占多
故希覬觀效滔滔是捨隴畝而奔趨也閹閹者身有功伐之謂
也今俗指衣纓家子孫混稱而區別庶祇雖使先業耗盡才藝

不逮非理求生恥事錢鏄寧餓死不肯賤事一執耕耒日以農
夫婚姻不通交際每下人或有心於自力亦無奈何技巧者不
但玩好器什凡方術惑人者皆是而倡優巫覡為尤害也僧尼
非因崇佛只思逃役深窳無田之境日糜沃壤之粒也農之理
不過數倍而夏畦之苦無上故人家生子目其最蠢曰農也此
無他國風固多別歧非農而亦可厚占也若使士農合一法有
導化如魚之游水鳥之歸林其有材德拔之於阡陌之間不待
自銜則民將視作己分目熟手習而各安其業矣今也幼多慢
游長既扞格博奕戲嬉裘飣亦縮至於欺詐冒奪穿窬盜竊而
不憚雖欲屈首於本業亦無如之何矣教者不去欲望世治難矣

翻棺偷屍

塋壙中往往有翻棺者有偷屍者變異不窮皆謂風氣所為或問地上安一物烈風未必吹動何故地中如此堅厚却吹得動朱子曰想得在地中蘊蓄欲發其力盛猛及出平地則其氣洩散矣政和縣有人葬其親時聞壙中響聲家業漸替子孫貧窮遂發視之見棺木一邊擊觸皆損壞云云愚竊思之此心魔鬼之所為也魔鬼亦風氣聚成者所以能幻化如此也令人家或有鬼變深室複窻之內能從隙中出入人物何以異是古傳方士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十餘丈更吹輒縮至數寸掇取入壺之旱處發之入潭又禹步吹之復長十餘丈復更兩至役鬼之術固

有縮大為小之理翻棺偷屍推此可見若但曰風力之猛則凡凹缺受風草枯土崩處何恨不以此皆有翻偷之患則其為鬼弄明矣凡世間駭怪非常者莫非此物所為而人自不覺耳

帶

屈原賦云何桀紂之昌披註昌披衣不帶頰衣不帶則必將披開古者有大帶有革帶有條帶有襜帶襜帶者衣繫也深衣之制領當臑脅帶在無骨則又不可以無繫謂之昌披則不襜而露脊也後世革帶變為角帶而貴者犀王金銀皆具而鉤又變為髀蓋上服為玄端深衣而內有中衣革帶者屬之中衣大帶者屬之上服意者始有衣服之世未必有襜只圍束而已後來

有襟而亦用革帶者禮不忘本也禮家有勒帛說者謂垂紳之義此蓋革帶而歸之上服則裡衣不可無束故以帛勒以圍之也丘瓊山謂睡帶則誤矣條帶只是纏束大帶者令人繆纏絲繩與勒帛同用矣惟道士無帶不知何故意者如鶴氅之類即道家之常服而兩襟不掩適對於任脉只用彊珠上下鉤掛如家禮四袂衫又如武士箭服亦然而不用帶也朱子晚年家居用野服見客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夫君子燕閒必不無帶而但衣則所謂解帶不過去大帶而用勒帛之屬不

然幾於昌披矣

題名山寺

清涼山距李先生陶山庄一日程先生所嘗遊陟也余與數客至山中有小庵凡來遊者莫不題名梁棟榱桷壁內外遍列無隙心已怪之周觀至右壁外面土朽上却有方尺白地又有方板掩之同行欲隨衆題名拈筆將進有一比丘逆之偶觸目急呼謂且休且休同行驚問何故對曰此老先生題名處蓋當日先生題名在土壁上歲久磨盡今無點墨留者人猶垂板以護之以續題為榮至於念佛小僧猶稱老先生而警省人若此洙泗餘風可舉此想見也噫美哉

薦桃

余嘗至人家窓外桃熟時當俗節主人問曰桃亦可薦廟乎余謂家語孔子言果品有六桃為下祭祀不用然饋食之籩栗栗桃乾棗榛實則桃為祭用古禮然也家語之說未可曉又加籩之實後爰栗脯棗者芟也而屈到嗜之遺言要薦其子建以為非禮而去之意者楚國之宜禮有然者非謂先王之典亦不用也桃亦魯國之所不薦而以黍雪桃故聖人舉時俗為言其意蓋曰今也祭享之所不薦而反以貴雪桃云爾又如周頌鯉鯉鯉以享以祀唐人以國姓同音謂鯉亦鯉公食者杖六十後人曰成俗不以薦此類何可悉遵今人所種桃即果之美品可

薦無疑

食肉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然草木無知覺與血肉者有別可取以資活如禽獸貪生惡殺與人同情又胡為忍以我害取其中害人之物理宜擒殺為人畜牧者即待吾成遂猶有所護如山上水中自生自長者都被佃漁之毒又曷故哉說者曰萬物皆為人故為人所食程子聞之曰虱咬人人為虱而生耶其辨亦明矣或問於西洋人若物皆為人則彼虫豸之生何也荅云雀食虫而肥人則食雀這便為人生也其辭亦遁矣余每念佛家惟慈悲一事恐為得之既而曰大同之風雖聖人有不能革者夫

人之始生茹毛飲血衣其皮革不如此無以為生惟力所及因以成俗前既如此後不得不遵故養老則用祭祀則用接賓則用疾病則用不可以一己之見逃廢之也明矣若使聖人肇生於五穀桑麻之世而始無食肉之風則必不若今之多殺為也然則此蓋君子不得已之事亦宜不得已而足矣若專肆嗜慾恣殺無忌則不免為弱肉強吞之歸耳

遵先王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釋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後人遂執以為典章一定則雖弊難動變則必亡其為詩也亦固矣夫所謂不遵者如廢井田開阡陌之類是也若率

循聖王之遺意損之益之與時宜之換周易察極塗拔炭豈非君子之所欲耶若拱手而坐見生民之疾苦而不肯抹治又何忍乎此如山徑野蹊榛塞水決而猶守舊步不免推陷者也顏淵王佐之才也孔子教以為邦之道曰夏時殷輅周冕彤舞惟服冕之外莫非變改是亦不出於遵先王之法也劉勰之言曰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善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克舜異道湯武殊治法宜變動非一代也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如以一衣擬寒暑以一藥治瘕瘕也載一時之禮以訓無窮如刻舟求劍守株待兔也今之時亦弊之甚矣苟有其人不愆不忘遵先王而善變之則事半功

倍惟此時為然董子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觀其會通務合時宜必有措手之地顧無人辨得此矣且有經則有變變未必古有故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事或反常有不必泥古者如房琯之車戰王安石之泉府已試而僨事者也張橫渠之井田胡致堂之封建未試而終不可舉者也如舜肇十有二州而禹貢變為九文王治岐九一而周公變什一叶且而叶軌非一轍故秦政暴極漢存三章劉璋解紕孔明申韓皆相時改觀懸斷中窺此烏可與東寺躡浮屠說乎雖做時不如說時人心不如我心此最難諧南方有無戰之地移其人於北戎則雖賁育不能勝刀鎗之技非不勇且捷不習

故也今以草茅之士推在廟朝之上如杞國之移獵犴鮮不敗盍矣是以明君之遇賢臣不以小善妨大德不以衆咻亂遠敵如是可以有成我東邦千萬載得一人焉乙巳素其人也

籩豆之實

有親友某為余言凡國家祀典籩豆之用或有未詳代薦他物官長責其不敬即僚即一一稟質官長亦無以應不得已因循余考五禮儀未有難曉之物粉糝糗餌白黑餅之類備載禮疏粉糝糗餌即用黏米或先作粉或先作餌合為餅以熬大豆作屑黏着也白黑亦白稻黑黍所造皆非難知也又聞祀典有榘子五禮儀無此又非美味不知緣何猥登籩實國制黑餅以薦

麥造成黑是黑黍所造蕎不入五穀用之莫祀恐非宜

京所

今之佐郡之任有座首別監之辨謂之鄉所即古所謂功曹書佐之類而守宰者任意黻辱故士子不肯屈以就焉以是所任章多閭里猥瑣鄙屑之輩而無助於治理也其初設法亦好有鄉所則必有京所擇郡人居于京凡一郡之事必為之調護周旋其源出於魏代其人之任也京所之名見眉庵日記可考荷潭錄世宗以忠寧大君為咸寧京在所又松窩雜錄云東萊倅將罪鄉所送闕京所請遞其任時鄭文翼公為京所堂上云鄉所雖有過尤守宰不敢恣意遞易而輕自罪罰可見今若修

舉舊制試其材器目聞拔擢之路使知識士子屈於其

間則豈非有補

茶時

城上所監察茶時之語雖人人誦說不知其義也城上所者舊闕城牆之上即當日臺負會議之所而諫官無行公之負則監察諸負替會而罷謂之茶時言其啜茶而罷也監察者古之殿中御史也糾撿百僚復先自處以儉故鹿布陋色樸馬破鞍望之知其為監察此古例也雖貴遊子弟無敢變改後有一二宰相主時論許其從便遂復華美之服云當時有夜茶時之語自宰相以下或有奸濫不法者諸監察乘夜茶時于近地書其罪惡於白板掛諸門上以荆棘封其門著署而散其人遂禁錮永

為棄物夜茶時一勾俚俗猶傳為造次搏擊之語嗚呼國朝美風何可復見

夢感

凡夢中感應問答非彼能入夢與語即我精神感觸思慮惹起作如是反復也今有人和睡聽考擊聲如鼓鞀夢中便惹起被堅執銳擺陳麾旗無限軍功事而與天下人論兵講武酬酢丁寧也彼何曾有其事而誰為之相告語耶此皆魂與魄交心在其間依舊作思慮恍惚之境轉輾惹起如此也其他晝之所思或物之所值莫不如此余嘗病脚隱痛夜之所夢必峻阪險道窘步艱行與人說話無非此意夫游魂飄蕩無跡雖鬼神安得

以相接告語彼既無音魂安得以聽知耶若彼果來告則生而瞽者又何獨無夢此理極分明如龜鼈之屬入夢訴寃亦非渠能訴寃寃結之極氣或感觸寐者精神與之應召而然也龜鼈是含氣之盛者故尤著其異也孔子曰神能見夢於元君不能避穢且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

此可深究也

醜惡之言

退溪論書院儒生鄙悖之說云穢念都在於襟裾媒語不憚於閨門悖慢淫褻無所不至口不可道耳不可聞體粟心痛天驚鬼議當時之俗已有如此者即無論閭巷側微下賤雖青襟儒士軒冕宰執相與詬詈媼褻悖惡無所不至言者不憚聽者不

媿令人蔽耳而不忍聽也李判書望云嘗聞諸先正此等醜惡之言 祖宗朝絕無至燕山之末 靖國之初始發於湖南之霧光萬頃等地遂傳習於四方云蓋燕山之末媼醜肆行俗尚之偷固也舉義之際椎埋之徒亦多得志以此居上臨民草尚之風宜其必偃故逆惡如崩駸駸然至今日不復可以革矣

紅衣

画家丹彩自倭市來者燒之成汞分明是丹砂所造自燕市來者有腥臭不成汞人謂猩血所造此不過畫彩之用若絲縷之染則初用朱土者謂之土紅用蘓木者謂之木紅用紅藍者謂之真紅木紅不宜於綿布色不鮮明今之所尚皆紅藍所染也

土紅者以朱土水飛去滓和膠染之國朝以為上色所謂直領也俗音土瘻為桃而不知其訛也古有奪我燕支山婦女無顏色之語土紅亦必鮮明可愛而我國則不然也世漸驕侈貴賤悉皆用紅藍而土紅遂泯士辰亂後朝士不能具冠袍上下皆戎袴褶袴褶即帖裏也庚子始具朝服通故以上服淡紅綃堂下官用深紅綿布識者謂上亦紅衣不宜君臣同服始服黑色云以今觀之陪祭謝恩之類服黑入侍諸臺之類服紅無甚意義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周人尚赤而只云亥端未聞有衣赤色據禮亥端為朝祭之用則為最古隋唐以來有紫緋之制惟天下有黃赭絺三色禁士庶不得為服聖人不以紅紫為褻

服朱子釋之曰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彼紫緋果何遵哉愚謂等威不同吉凶有異然陪祭入侍不必有紅黑之別宜考古循今詳定不易之制然後可以傳遠而無弊也今制 主上服赭色袞龍袍上自公卿下至掖隸胥徒莫不衣紅亦悉皆紅蓋所染不但貴賤無別費價許多貧室難辦一衣所染其種蓋之田可損四口之家一月之食計國內所損許多也况高麗之俗因水根本榦之說文武官同黑衣青笠今宜使陞朝官尊卑悉用黑色團領以胥赭繡紋別其品秩諸生與掖隸胥徒悉用青色而胥徒亦廢人在官者用團領而無胥赭諸生用方領則此不但為恆古宜令其於節財大有裨益矣又按董越朝鮮賦五色

各隨所用所禁者紅自註以王服御所用故禁之然則土紅之用亦非國初之制矣

廳不南向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註云仲弓有人君之量說者曰南面者凡臨民之所莫不如此郡邑官府何嘗忌南面耶此說有理凡禮南向北向以西為上考諸經義皆然大夫之家廟皆南向迎尸正祭於戶牖之間家禮立廟於廳事之東以南為前凡非對君之地何憚於面南耶說者曰國初士大夫私茅廳事皆不敢南向都中世族之室碁布星羅莫不如此及 中廟以後紀律漸弛舊制無復存也愚謂此特國初之制非禮之應然者然既已

成俗而一朝變改則靖國勲臣之僭犯可見不獨此也其間架皆有定數過制者摘發毀撤國朝中世此法猶行今之卿相富貴者不但一家或二窟三窟間架之多少已不可暇言矣至於衣服唐絲交織惟宰相許服承文正字鄭礪順朋之子而街路之上為憲吏所執祖宗立法嚴如此今何可復見

書選追記

君德之進修關於經選經選者治亂之所繫也今之講官悉用科第之人科第主於述作述作主於賦表等寂寞教語半日之功立登榮顯其所講說益多魯莽余嘗謂經選講說善者宜揚惡者宜規不可掩昧而止別謄一本遍示具僚其有未備者百

工皆得以言之或錯謬害義又如何不為之校正耶如是則選臣不敢容易妄說而裨益弘多矣國初舊例世子書選春坊下番追記講說呈於政院轉啓至尊仁廟在東宮幾三十三時書選之外或夜對又或不時接見故窘於追記帝筆硯入侍如上殿事實客任權疑其僭逼遂廢云然追記如例此美制也不知從何時並與追記而廢之任說似矣而有不然者書選獨不嫌於經選而不廢何也有君則有貳君凡日用不可闕則有同於上殿者何限而獨可致疑於簪筆記事乎昔先君上疏曰臣添玉堂竊有所聞蓋於不開選之日有書進古事之規或經或史關於治亂者抄寫數條以備睿覽此唐臣鄭覃之遺事也

近年中廢宜修復古事事竟不行以此言之國朝美事無端格
置者亦多東人工於避事狃於因襲如此名臣錄蘓頌錄新唐
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教事遂詔經筵官遇非講日進唐故事二
條此又鄭覃之意也

奴婢

我國奴婢之法天下古今之所無有也一為減獲百歲受苦猶
為可傷况法必從母後則母之母與夫其母之母之母推至于
十世百世之遠不知為何世何人而使其杳杳綿綿之外裔任
受窮天極地無限苦惱而不得脫苟入於此顏竒無以措其行
管晏無以施其智賁育無以用其勇卒為鴛鴦之下等而已也

又况其仰役于家中者其雇使困勞將無以為生天下之窮民
莫有如此者也余嘗避寓閭家壁後有羣婢聚集相與訴冤余
試諦聽之其言皆有理人但聞其主之語目之謂頑奴悍婢者
皆非也訟必兩造然後決其是非獨不聞奴婢之言有反是耶
陶淵明曰此亦人子可善遇之謂以人使人則可以盡人也昔
有元某者戒子女曰勤於自己之事而怠於他人之役者人情
同然減獲從少至老逐日所役無非他人之事豈能事事盡心
乎但當寬恕而勿怒也誠哉是言也古人論奴婢相扱卓高添
水滿放物當路卓高則墮水滿則溢當路則甓敗皆他人之物
故也且喫乾飯者恒飢脯不滯也疾著睡者勞甚也翻著衣裳

者未暇修容也推以究之莫非可憐

遲留重罪

迹忘其怒觀理之是非古賢之至訓也然氣之所動忘有餘怒常人之情也退溪曰怒為家人發者尤為難制以其在下而吾無所忌憚也若然急遽之間葉火所撞宣望其中理皆有李某者戒人曰為人上者其所管下人如有罪重可治須勿遽斷便可遲留若至經宿渠之情實可得而吾怒稍解可以免倉卒傷人之患此說可法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子旬時

王藏要囚亦此意也

官僚不稱臣

五禮儀官僚於世子稱臣然仁廟在東宮已卯諸賢請定

不稱臣無二尊之義也至順懷世子亦然自壬辰亂後改舊例稱臣云按漢魏故事少傅稱臣而太傅不臣既別於少傅太傅之間則非國無二尊之義也更詳之

試園

余聞於至燕都者其試園周垣之中置屋十有餘間人各居一間飲食及溷兜之類皆備任意製造周垣四角有壇候察者居之舉子或有往來相通不但容得重律主亦同罪中置壇最高大四面通望皆覆以屋試官居之舉子之所述不過四書中八股文如我國四書疑義而以八段為題亦如唐律賦韵脚之制一中解額雖不第許其更赴後試其法極完蓋遵明制而加密

也明洪武之制鄉試則皆由有司保舉性行敦厚文行可稱者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表内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未能者許減二道俱三百字以上試前二日圖書東西行席舍間數編排開寫某行間係某處舉人某人坐又於間內貼其姓名出榜曉示其入場每人用一卒看守禁講問代冒黃昏未納卷者給燭三枝燭盡不成者扶出惟試卷筆墨硯自備門監搜檢懷挾此其大畧也名為科試實與鄉舉里選合為一道我國已卯賢良科是也此外無許多雜科之目所

以見識文章非小邦之比也蓋取人以科末也既不可廢則寧明覈優劣不使偽濫相雜可矣今人諉諸待士之禮而任其虛冒以此取人輒登廟堂貴遊子弟生不對卷多運書帙考閱滿座重茵廣帷飲食留連能文者述能筆者寫一人之赴舉遊行數十有餘始也胥吏善巧終焉考官容邪彼鄉閭單微之族雖有韓蘓之能烏得以敵之是以撮致青紫而不能賤於書牘之末者徃徃有之若是而曰選士可乎古者花郎之法猶有觀行之意此則每下矣由是每試赴者輒增入圍無旋踵之地踏死漸多此未可以易轍者耶舉子本難齊整古語云朝儀之不能成列者惟舉人與駱駝若不拍而束之則事終不諧矣令人聞

口輒言舉子之偽濫不知所以揀別其不能揀別衆多故也所以衆多倖望故也或不通句讀習字易文或才優力贍餘筆及人一人冒占十人觀效是以凡場試之日牛醫夏畦莫不勇赴奴隸卑賤舉皆扶携大較入圍之徒呈卷者十居三三呈卷而自述自書者十居其一今不謀泐汰于始徒思禁抑于後來矣皇明保舉猶有里選之意此宜亟行無可疑者今制既占初試又必有講亦文具而已既設此法何必再講至於大科亦復如此雖陞任秩高不如此不得赴則其怙

勢賭榮而不事文墨者更不敢萌意疏遠微賤方可以才能見信矣今之制名為遴選而只取紕綺子笄意在同慶而昏庸貪

室遠道人士賣田損穀敗產涸涸是受欺于國愚不自覺及其虛返朽袖已空妻孥嗟怨若果不學者不得與焉無勢者時有擢

八路而誇譎四起也噫

箕子田

箕子井田其實非井也一頃方七十步四頃為區如田字樣整齊不錯韓文庵集可考而知也愚謂夏后之井九區區各四夫合三十六夫也一區為四夫之田如田字樣殷人增為七十則合二夫為一夫而井為十八夫周人增至百畝則合殷之二夫為一夫而井始為九夫也箕子不因夏制而別治田畝故為一頃七十步之制此說已於孟子疾書詳言之曾疾之玉洞先生以為古制雖或不知如何而如此行之豈非便好溝涂畛洫不可每革朱子已言之矣此者傳聞監司魯徐命嫌其與周井不

合天發民力悉變為一井九夫一頃百畝之制其果然否三代因革此實為左契一朝妄想使箕子之遺跡遂泯焉後世所從而尋其典則耶可慨也已

知國知天

凌雨注下而苦蓋以蔽之震風掀翻而土壁以障之秋冬氣寒而火埃以溫之人居其間晝飽夜寢凡萬物誰得以較哉余是無官之士有薄田孱僮未嘗有耕牧樵汲之勞居有使令行有騎乘彼衆廢氓不得與比也嘿而念起果誰之力祖先垂蔭有餘澤在也余祖先起身顯仕家道成立然苟非國家之平治而君恩之覃厚亦無以傳業至今也又推究其本則皇天平運於

上四時調和百物生成人得以資而為命不然雖聖君賢臣何從而售其功哉是以知己而不知祖難乎言孝矣知祖而不知國難乎言忠矣知國而不知天難乎言道矣

不識命曰頑頑民之生亦苟矣夫

頑民怨天

人之所資而生者衣食為大衣生於桑麻食生於五穀桑麻五穀成於雨露雨露成於天地一絲一粒果何從而生哉頑氓不識乍潦則怨天暫旱則詈地謂天心欲殲人豈不欲哉養之我氣數或有不免也此之君之於臣貴寵其身祿養其口一言或失怨詈隨之父母之於子生育恩愛而撫養不時則功功焉歸咎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其是之謂歟

法禁

凡民勤勞其力足以養其身矣苟使彊吞弱衆暴寡雖有粟安得以食之其不然者莫非法禁維持之也法出於國國在法禁與在也人之惡讎於賦貢之重者如驕子之罵母頑氓之詬天

刺齒

邑宰之例既食必進刺齒嗽口之具焉始宮中無此也 宣祖幸義州以邑例進 上便之後銓曹擬人邑宰則 上落筆曰俾爾刺齒刺齒之榮可入詩料

祭奴文

我國奴主之分與君臣之義比而同之然君之於臣爵位以貴

之祿俸而養之恩已大矣其不思報效者罪也主之於奴寒餓不免苦役偏重怒有刑而喜無賞少有愆違責之以不忠何也人之為臣心實願慕側有鑽進苟賭榮利奴則不如是逃遁無地不得已而仰屬也臣之事上不過驅馳籌畫而奴之事主出沒塗炭箠辱為茶飯其實仇讎也然君哀臣不散髮而奴必散髮一如妻子也臣亡而君有臨吊致祭之禮奴沒而主不一哀而澆醑不及何也余庄上有奴管之苑有年數偶過而問焉則墓不奠久矣乃為文祭曰維月日星湖逸人祭于故奴某之墓嗚呼邦有故俗奴主之分擬諸君臣然君仁而臣必報國矣主薄而奴責忠宣理也哉汝平生勤苦奉上吾實多賴尚忍忘之

汝有子不肖吾曾戒之今果流離破落不奠其居汝沒而墳草
荒穢不思汛除生旣勞勸鬼恒餒而豈不悲乎吾偶過此為之
側怛略具餅果使汝外孫持而往酌草草數語焚告瑩側汝雖
不解文字感通有誠必覺汝其歆焉此事人之見之也必貽我
駭笑然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寃婢作妖

王孫楨即獐坪大君之子其夫人性妬有婢曰得玉虐刑而死
後得玉與夜叉白日至楨家乘其屋脊見者無不走匿自是興
妖造變卒至滅族而後已獐坪有功于國當丙子之際三入燕
九入瀋 孝廟之友愛天摯長袍大被不足以為喻然子孫皆

死逆獄惟一孫生而啞且聾獨以天刑得免能奉祀不絕亦異矣

右手受盃

肅朝之時歲豐人樂笙歌唱於閭巷 上亦數賜夜對賦詩宣
醞人稱盛事一日引羣臣上殿酣飲至其某左手受盃右手舉
盃 上笑曰吳氏風流尚有此鄉暗耶鄉暗者俗語不都雅之
稱也蓋當以右手受盃傳在左手然後方可以舉盃也 聖上
之審密如此而羣臣皆莫之覺也不三世 仕宦不識穿衣
喫飯宜虛語哉

不尚族姓

中古以前不尚族姓各以才學進有起身微賤而遭逢立顯者
矣近時臺官所彈擊不過以門地寒微為最上題目而不論才

德之如何未知清朝顯宦悉為閹閹子弟而設者耶庶僚尚如此况可與論於宰樞之重乎國勢安得不卑夫漢相皆由太守宋相皆知刺史自卿相至於庶官莫非牧民之位其善治郡者何官不宜彼其人之賢否雖未可知進退有名人皆拭目方始以才與德自砥礪豈非有益之大者乎先君子嘗有言世有三不閑課試繫於文詞之美惡而美惡不閑職官繫於才德之優劣而優劣不閑獄訟繫於事理之曲直而曲直不閑

蓋有曉而言也

簡拔王氏

余昔過松京其間里童駭無所知識而猶斥呼 太祖私邸之諱意其前遺習而與我作仇也當時國亡終老舊京者皆為編

氓故老尚傳杜門八判等洞名謂遺民藏匿之所而有慨然長歎者矣前後就其地特設科慰悅意亦至矣至於擇用尤不及於西北人彼果何罪而三百年杜塞若是之甚高麗王子例多為僧故其亡宗姓不過五十餘人開國之後王氏無子遺其僅存者亦變姓名逃隱後因仇家告訐得見而 世宗特拜崇義殿使我 聖君驚世震俗之異故也至 明廟世王氏尚有入翰苑者其不惜華貴如此今設科中格苟其人果有才能可擢者不以舊京之故而許其顯仕王氏遺裔亦簡拔而登崇則豈非勸世之一端而亦於勝國有先惜今世無見及此者耳

元耘谷

世傳元耘谷天錫隱居雒岳山 太宗親臨訪之而逃不見者
非也元麗李進士居原州之弁岩始穆祖之自全州移嶺東者
以外家在平昌故也考妣之陵在三陟今朝家訪之不得者是
也 太宗亦嘗往來嶺東而路由原州就而咨訪今雒岳之覺
林寺有 太宗臺即微時挾卷遊息之所也至辛氏父子及崔
瑩之死皆有詩哭之及 太宗卽位以甘盤之舊馳驛訪之則
已沒矣召其子洞至特授基川縣監元年三十七喪配不得娶
亦不畜妾學有操履有詩卷藏於家多言革代事子孫秘之云

吉注書

吉注書再直節高名上叅星日子孫遂陵替不振朝廷亦不之

念實為大典之大端中世有正言吉誨則猶躡清班誨之子云
節謀逆誅人謂己丑獄吉三峰是也自是不復有聞近世有吉
景祖者登文科其情願在一忝假注書得吉注書之稱以為榮
卒莫之許今之假銜微賤者皆得何獨冶隱之後而

惜之若此官不
過未縣而沒云

勲閹之家

高麗之亡與國同死者鄭圃隱崔瑩其尤也二公之子孫或泥
或僅存 端宗之遜位殉國者金宗瑞皇甫仁數人而後皆不
振至於國家勲舊傳世顯榮其吉凶莫不君與臣同歸其理何
哉意者數君子即舉世非之而特立獨行者名垂於後世而身
陷于當日陷則難乎復振矣數世之後僅比編氓苟非傑然挺

出者其知識氣像已非當世之需用雲仍既遠雖或收拾其一
二亦不過大凍中一點陽和意思亦終泯也熱閩之家傳世簪
紱移氣移體堙澤之呼吁以與農野不同而况聲勢相成氣脉
互應比如登高而招順風而呼臂不加長聲非加疾而見聞者
益遠由是而謀謨廟朝之上折衝笠轂之下莫非頓境也以此
觀之天下事皆勢而已矣將何以為勸懲之戒耶噫

仕宦移人

余一怪夫仕宦之一劫移人也功夫到處文詞可以進矣智慮
可以長矣德業可以益矣至於聲音笑語莫不與貧賤時不同
固若宜然形者稟於有生之初疑有美惡之有定而一躋名位

顏貌色相亦隨而改換苟得其養無物不進也雖然其善良之
性亦随分数而日退此劉公度所以南康時不如長沙時未得知得失果何如也



